

專屬於個人的私歷史・ 一場精緻華麗的盛宴 品讀《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佳作・黃邦欣】

壹、前言：當戰爭寫給和平

「欲還心依戀，欲見絕無由。煩冤荒隴側。肝心盡崩抽。」

—— 鮑照・《松柏篇》

或許它曾獨自蜷伏於深渺黝黑、望不見盡頭的暗夜；然而，當昨日的悲傷悄悄隱沒，同人們輕聲道一句：「再會！」如今，當我們安靜坐在這裡，感受那充滿奔放森巴、更似是無聲裡就彷彿帶著熱帶拉丁氣息的甜香。

「謾想薰風，柳絲千萬縷。」¹它其實分明來自更遠方純然屬於任真自得的蔚藍海洋，聽憑它盡情吹拂眼前這片茫茫然，鋪天蓋地又復一望無際的青蔥和碧綠，似乎是在縷縷訴說著個體的渺小與生命的短促。更讓長久慣歷城市生活的人們，渾身繃緊了弦似的僵直情緒，一股腦兒全給鬆開了。

身為戰後的臺灣世代，成長背景裡充斥著相當程度的東洋文化。但無論我們如何縱情想像，若非偶然的機緣，我從未曾意識到，在平日孩子們奔跑嬉遊、游泳和放風箏的宜蘭運動公園，在那遼闊的樹海深處，竟然埋沒了一處原屬於『神風特攻隊』的歷史遺跡。

¹ 宋・王沂孫《齊天樂》，蟬。

遙想那砲聲隆隆、煙硝如霧的當年，多少大日本皇軍的飛機出發了，裡頭坐著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下，「自願」為國犧牲的年輕生命，他們千遍一律地留下制式遺書，就此航向不該也不能回頭的自殺式終極任務。

就在那迎向藍天的最後一瞥裡，眼角的餘光依稀浮現，這座年輕島嶼的清澈倒影，真有可能鐵石心腸，不會感受到一絲半縷對於大千世界的依戀？這又該算是一種怎樣的「步步驚心」呢？

【說明】：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被徵用作為軍事用途的機場，位於今日宜蘭運動公園與縣政中心之間，原本作為神風特攻隊起降之用。終戰之後卻被廢置，成為如今一派田園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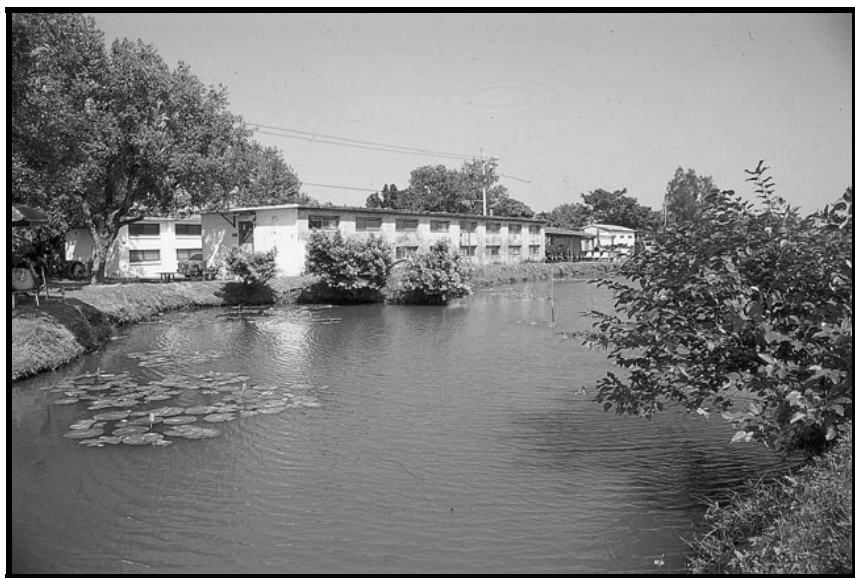


圖 1 宜蘭南機廠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可惡又復可悲的時間之力啊～～怎不令人由衷哀嘆，造化之作弄竟至如斯！古老的智者不是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²這古老哲語的最佳闡釋，無異於榮格

² 老子，《道德經》第六章

（Carl Jung）津津樂道的集體無意識，只為那些幽微的邊境地帶裡，渾沌總是最叫人著迷。

我直起身子、伸伸懶腰，為了沒有化妝的緣故，眼袋此刻如是顯得鬆弛、淡定且自然。也罷，這一刻就暫且由它吧！真要同大自然的無垠較量起來，歲月的風化力道明擺著全然上不了檯面。

應該是某種神性的偶然，我接觸到了這本來自波蘭，身兼傳奇外派記者與報導文學大師級作家於一身的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 1932-2007）的佳構《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Travel with Herodotus）。

身為波蘭最負盛名的記者，同時也被視為前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卡普欽斯基先後曾六次獲得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然而，這實在是一本難以容或區分其文體的書籍，用更生動點兒的說法，是充斥著多層次的元素，讓治學態度嚴謹、或許會顯得流於刻板的人，可能會難以自其間體驗從容閱讀的熱鬧文本（textbook）。

卡普欽斯基特有的筆觸、清新雋永的字裡行間，猶似窖藏多年的佳釀，帶著一股讓人委實難以摸透的魔性之力。相較之下，更顯得古老的希羅多德叨叨絮語，乍聽之下或許會顯得窳窄，但細心領略後，卻更像是終日源源不絕的清冽甘泉。

就像是樂理課程上的頑固低音，聲調有時也會高亢，然而即使是在中夜閱讀起來，卻渾然不覺叨擾。使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置身於音樂課堂的自鳴天籟。書本的紙頁早已消溶成暮色，文字和傳達的靈思，就這般間隔在雙重的對話者間，同讀者彼此在開放的殿堂裡來回激盪，只要你願意走進這個世界，每個人很可能都會成為餘音繞梁的第三者。

就這樣，我愛上了隨身帶這本書，去伴隨自己旅行的時光，雖然受限於年齡和閱歷，更多時節，我但覺得自己像個旁聽者。無由讓我想起柴可夫斯基的悲愴第六交響曲裡，在那奇特離奇的第二樂章，人腳註定永遠難以合拍起舞的 5/4 拍、複合三段曲式的類圓舞曲。

眼前的南機場很明亮、安然錯落，沒有了飛機起降聲，大日本皇軍

的徬徨早已褪去了許久；且讓讀者和說書人都能同時舒口氣，不遠處的縣政中心建築鱗次櫛比，寬廣沃野上，孕育了一切豐饒的蘭陽溪就在雞犬相聞處。

貳、專書主題：旅人、旅程與使命

一、跨越邊界

就像書名所指出的，這是有關於一個旅行者，帶同一本旅行指南去實踐旅行的志向，並尋找己身存在真諦的故事。

卡普欽斯基用恬靜的語調，敘述他畢生事業旅程的起點。那是他從華沙大學畢業，初次投身於報社工作的時期，被空無未知的神秘所莫名吸引的往事。彼時他身處實行獨裁專制政體的共黨國家，一個平凡人想要通過邊界，合法掙脫鐵幕的唯一方法，只能自動請纓去「國境之外」從事採訪工作。

但奇特的是，卡普欽斯基這位說故事的高手，任由他講述自己精采非凡的生平，應該是娓娓道來的故事，卻意外地從史學之父的生平開始介紹起。

「希羅多德踏上旅程後，將登上崎嶇難行的道路，駕船航行四海，騎馬馳騁於亞洲的蠻荒之地；他將偶遇生性多疑的斯奇提亞人，目睹巴比倫的奇觀，探索尼羅河之謎；他將親歷上百個形形色色的地方，見識數以千計不可思議的事物。」³

原來，以實用性作為理由，報社總經理送了精裝本希羅多德的《歷史》，作為鼓舞年輕後進、初生之犢的禮物，卻就此開啟他與這一冊西方史學經典巨著之間，終生形影不離的機緣。

畢竟，參照當時的傳播環境和政治氛圍（可能也適用於所有客觀的時空），所謂的經典名著，就是任何人都能認為必須

³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原著，第18頁。

閱讀，卻終其一生都未曾得緣目睹的書籍。

「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嘆的豐功偉業不致失去它們的光采，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⁴

大概是成書最早的史冊，連書名都言簡意賅，就直接叫《歷史》。毫無疑問，這必定專屬於前輩高人的特權吧！其實，它還有個更有氣勢磅礴的名子，叫《希臘波斯戰爭史》。紀元前五世紀，那該是多麼久遠的年代，人們的生活同環境與命運的關係還很險惡，連文房四寶之中最具備劃時代要素的神物，紙，都還不見蹤影，誰會想要窮盡半生心血，去寫那麼大部頭的書呢？

希羅多德身為人類史上橫跨歐亞非空前大帝國的高等臣民，卻同時有自覺地認同屬於希臘人的血統。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波斯（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東方文明）集體主義的巨大感到目眩神馳，卻又認同自由民主的雅典思潮（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代西方文明）。這兩者之間的巨大衝突，促使思想奔騰的史學之父一心要「跨越邊界」。無畏地決意一旦化為實際，就形成了旅行家的內在強烈動機，驅策他們勇敢一路走向邊荒，直到人類行旅所能及的天涯海角。

表 1 希羅多德的生平與希波戰爭

年代	大事	備註
550 B.C.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	阿契美尼德帝國 <i>Hakhāmaneshiyān</i> 之創建者為阿契美尼斯（世稱『波斯第一王朝』）
521 B.C.	大流士登基為波斯國王。	在位期間為 521 B.C.- 485 B.C.，即大流士一世。
499 B.C.	希波戰爭開始。	

年代	大事	備註
490 B.C.	馬拉松戰役。	
484 B.C.	據信希羅多德生於哈利卡那索斯，後世尊為「歷史之父」。	哈利卡那索斯(Ἁλικαρνασσός)，位於卡里亞南部的古希臘城市，即小亞細亞的博德魯姆（Bodrum；今屬土耳其共和國穆拉省）。
480 B.C.	溫泉關戰役。	斯巴達國王尼奧列達率三百壯士力戰而死。
449 B.C.	希波戰爭結束。	
445 B.C.	希羅多德到達雅典。	
431 B.C.	雅典與斯巴達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	
424 B.C.	希羅多德歿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旅程的內在思考

GPS 告訴我們，這裡的陸地位居海平面之上僅僅一公尺之遙，這意謂著我們同海天一色的汪洋大海，相距是如此之近。或許真正間隔的也不過是一縷息壤。

不知道從什麼時節開始，我開始喜歡上環島的旅程，無論是順時針抑是逆時針，我總是靈活地運用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用自己感覺舒適的節奏去繞行，待得回到家，旅程也就自然地告一段落。

生理上的疲憊可以同時與心理上的充實並存，讓我又能心無旁騖地投入工作。不強求事先能有明確的規劃，一切要旨但在順勢而為，隨遇而安，碰到了心有靈犀的風景，或者是有關注高度的人事物，我就會讓自己停下來。一如求學生涯時的採集活動或田野調查。

「旅行並不始於我們出發的那一刻，亦不終結於我們重回自家門階的時間點。一趟旅行，早在出發前的許久就已展開，而且事實上永不結束，就算我們已回家了安頓了很久很久，記憶的影片也將持續在我們內心裡播映。的確，旅行就像一種傳

染疾病，這種病，本質上是無藥可治的。」⁵

希羅多德幾乎走遍了他當時已知的整個世界，卡普欽斯基的足跡更從歐洲開始，歷經印度、中國、東南亞一路延伸到非洲。他也是不停地走動、觀察和記錄。旅程沒有大小，更沒有高下和尊卑的分別，是否有所收獲，端視於旅行者的目的對象而定。

我反覆閱讀這些謎一樣的敘事片斷，漸漸瞭解卡普欽斯基的隱喻：不同於凡人追尋的安逸，與生俱來的旅行者具有命定的特質，他們天生在追尋獨特的答案，其實是一種關乎他們自身，屬於內外宇宙的巨觀與微妙的平衡，不達目的永無休止。那怕過程和結果將他們推向巨大的未知險灘和暗礁，就算因此粉身碎骨，他們也甘之若飴。

三、旅人的形象

無論如何，在這片充滿藝術家設計匠心的雄偉建築群主體裡，和諧被表現得很生動。

如今，這裡惟有朝來水溶溶的筆直大道。

昔日構築了這個體制而被稱頌的創造者形象，或許與先前同樣被評價為負面的侵略者形象，都已被今日相對之下，更形突出的商品經濟，給遠遠地拋諸在腦後，甚且可以這麼說吧！居處其間的住民其實應該更關心眼下的，或是和民生攸關的事件，我簡直懷疑後世的人們要到哪裡才能尋找得到博派和狂派的殘跡。

發生在並不很久以前的戰爭烙印，似乎已然逐漸在承平的歲月裡頭悄然褪去，那些盤桓在年長者心裡的幽闇陰影，早已在怡人的空氣裡鏽蝕、斑駁。在年輕一輩的心目中變得模糊不

⁵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原著，第124頁。

堪，甚且不復記憶起它們的模樣。

「希羅多德乃是所屬的希臘文化與氣候影響下的產物。當地有一種文化；在溫暖的傍晚時分，人們會擺一張長型餐桌，熱情招待客人，你就跟一大群人圍坐於餐桌，食用乳酪和橄欖，飲用涼涼的紅酒，相互交談。...宴飲歡樂之間，正是以閒聊說話來散發個人光芒的好時機，眾人自發性地形成某種競賽，誰說的故事最引人入勝，誰所講的事件最駭人聽聞，便能獲得眾人的崇敬。...於是傳說誕生了，神話形成了」⁶

鯀的恨意並非遠在山海經裡的不周山，其實就在足下。導引了禹（雨）水的其實是遠古的洪荒，片刻須臾之際，就可以將這乍看平整的一切吞沒。四十晝夜，當過去的記憶，全都消融湮沒在梵天的無知之夢裡，在明天清醒了過來以後，再假裝它只是一條涓涓細流，日日涇涇地滋潤萬物，不僅生養了一整座忙著無限膨脹的宇宙，事實上，它還重新賦予了每個符號完整的意涵。

參、評價：在理解與解構之中

當代英國歷史學者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於其名著《歷史研究》曾經提出著名的《挑戰與回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理論。他對於文明的觀察、預測和提出的箴言，在在影響著當代人們的各種學術和應用的領域。然而，我個人卻更心折於他的立論：

「生命的每一個場景都是問題，成長的每一個轉折都需努力，唯有自覺的成功，才能造成生命力的昇華，帶來文明成長的契機。」

與希羅多德、卡普欽斯基不同，習慣陪伴在身畔的並不是孤獨這隻烏鴉。今日的人們多半是坐著舒適迅捷的大型民航客機出發，旅途中總有三五好友的身影與我們同行，浪跡天涯實在不是什麼絕妙的好主意，

⁶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原著，頁 263-264。

至少，對於過慣了現代生活和認同享樂主義本身的大多數普通人而言是如此。

夫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⁷。在人們短促而終究渺小的一生中，不論你（妳）是否熱愛旅行，無太陽時間必定無時無刻的發生變動，「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⁸面對著看似靜止不變的空間和地貌，其實這種錯覺的根源，只是因為人們生命本身的短促。

他對於希羅多德的想像，是多麼富有魔力而令人著迷的啊！

「他胸中並無憤懣。無論什麼事物，他都想要瞭解，他從不指責任何個人，而是將錯誤歸咎於體制；他認為沒有人是天生邪惡、墮落、卑鄙的，之所以有邪惡的，乃因降生於邪惡社會。」⁹

幾句話就勾勒出不平凡的神韻。在敘述者和被敘述者的萬里之外，我全然被說服，竟至於完全地沈浸、著迷在魔幻的氛圍裡，情不自禁地閉上雙眼，就這樣透過幻著金黃色薄霧的朝曦，無法形容眼前難以言喻的美好。

「什麼原因使他不得不上路，非得去經歷旅途的艱苦，承受一趟趟探險中的種種危險不可？我認為答案很簡單，他有一顆對世界好奇的心。他有一種欲望，想壯遊四方，不計代價想要到處看看，無論如何想親身體驗。」¹⁰

是的，就是這種好奇心！在若干年之後，同樣無法遏抑的情緒激發著更多的後繼者，他們的名字，從馬可孛羅、鄭和、哥倫布、麥哲倫，一路數下去，是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想像力和驚人的意志，衝破了邊境，開拓了未知，創造了理性和文明的今日世界，無疑地也將推動著命運巨大的軸心與更多扣人心弦的命定時刻。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人的好奇心總是難以止息，既身而為萬物之靈，怎能不對於周遭之事充滿著想像？那時候，宇宙浩瀚無垠的真相仍

⁷ 語出《論語》，里仁篇。

⁸ 唐·李白《將進酒》。

⁹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原著，頁 377。

¹⁰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原著，頁 374-375。

然未知。古老的年輕旅者，內心懷抱著難以計數的疑惑與驚嘆號出發，自願將一生的精華花費在艱困窮陋、充斥著無數未知危險的旅途上。

年少的歲月裡，我還依稀讀過《山海經·海內西經》有一段記載：「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下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善守之，百神所在。」¹¹

往西一路走下去，愈來愈高的地勢前頭，是聳峙不可觸的神話之巔，天宇之極；當他們九死之一經過了滾滾黃沙荒漠之後，發現了更多人無法通過的，荒寂的岩磧，葬送了許多先行者的身影。連一聲專屬的嘆息也沒有，他們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逝了。只有保守者帶回來的殘言片語，歷經更多世代之後成為傳說，推演成神話。

何妨更往東走呢？如果找不著孤懸在大陸東方，呈現弧形的花綵列嶼，那就只能迎向遼闊的太平洋往前向前直划。假設探險家他自始抱定了要探索世界邊境的立場，以古代的航海技術推估，以戒克船去從事這樣缺乏淡水、整補機會終屬渺茫的旅程，就算不說可能就此一去不回，是否也只能放棄夢想，就此失望回航？

為什麼同樣的好奇心，在東方最後成為了神話文字的瑰寶，在希方卻能成為史地的最初核心？因為時空異域始然。古希臘的旅者明顯幸運得多，同樣屬於不甘雌伏的冒險家，天神似乎在冥冥中眷顧。地中海與黑海其實都是先民可以熟練航海知識、天文氣候與自然地理的無限教室。

但是，還不只是這樣。作者還在書裡頭推測：

「他（希羅多德）很可能是到了晚年才決定要寫書，因為他體認到，他累積了數量龐大的珍貴故事與事實，他若不加以保存，它們必定及身而滅……文字一旦被書寫下來，便有其持久性，有些人甚至會說那是『永恆』。」¹²

¹¹ 語出《山海經·海內西經》

¹²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原著，頁318。

所謂的歷史，絕不該只是無數事件與人物的堆積。終歸到頭，觀者自身在下一個瞬間終將消逝，那麼，在天地之間所留下的究竟是什麼，是只是根源於傷感自身，抑或是基於彼此的共同回憶，還是比歷史更真實、更透澈的理解呢？歷史究竟是什麼？

黃仁宇說：「學歷史的人不當著重歷史應該如何的展開，最好先著重歷史何以如是展開。」¹³

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傳統，他進一步去闡釋，歷史是可以如何的活潑、生動和有趣。「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家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見識，觀察到歷史形成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¹⁴

這不就是希羅多德和卡普欽斯基的形貌嗎？

肆、心得感受：跨越邊界的蒙昧 對未來懷抱希望

或許是從悲觀的卡爾·馬克斯以來的頭一次，歷史逸出了它的常軌，同時也掙脫了複雜難解的意識形態，它的鴻溝開始有了屬於『它』真正飽滿充實的內在意義。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爭霸，文明的邊疆仍然混沌未明，浩瀚無垠的帝國，萬世一系、乃至於貴不可言的神聖世胄，褪不盡的文明繁華、永垂不朽的大國，終歸而言都是另一個黃梁之夢。

¹³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臺北：聯經，2004

¹⁴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2004，頁175。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¹⁵——明明在公元前五世紀大流士時代，就已化為盤桓火焰的橫跨歐亞大陸的浮橋，如今卻以更高的姿態傲然矗立在如今名之為「伊斯坦堡」的跨洲城市之上，任憑海峽的怒濤澎湃，它的身影甚至卻更形堅挺。數百年前它以「君士坦丁堡」之名制霸中古時代西方文明近千年，猶如它在肇建之初名為「拜占廷」一般。名字的紛亂，究竟是莎士比亞的浩嘆，還是巴別塔的預言？

陌生的語言和種族，不相隸屬甚且針鋒相對的史觀。錯亂了庸俗人心智的矛盾和衝突，讓人分不清，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屬於歷史的真實事實，而何者才是虛構的文學謊言。

安那托利亞高原的土耳其藍澄澈的天空下，波希戰爭直到現代仍在不斷上演，變成了土耳其人與希臘人數世紀以來的巨大傷痛。

在旗津內海上，我曾經遇見某位頗具本土意識的國民，與日本遊客爭論「高雄」的真正發音，絕非可以逕自讀為「打狗」。可是，我心裡所想起的，卻是天興縣和萬年縣，卻是漢字音讀所構成的奇妙聯結，究竟真相如何，有這麼重要嗎？。

津津樂道的說書人啊！當我們浪跡天涯，本意是為了觀察和理解人群，在這連續充滿著疑惑和未知的旅途間，被人的各種奇奇怪怪的缺陷所苦惱和震懾，到了最後，卻反過來被人的本質所愚弄，甚至要產生避世而居的孤獨想法。

人的本性究竟是什麼？我是愈來愈沒有把握的了。

尼采說：「痛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A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 because he suffers.）無論是貪慾、荒淫、仇殺、恐怖政治還是黑闇時代，因為歷史無疑是一面充滿著缺陷卻極度真實的鏡子，照射的是我們自身、乃至於人類這個種族的全部真實樣貌。唐太宗嘗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樣的作用，自然比起「正衣冠」的銅鏡，和「知得失」的人鏡，要客觀些，清楚些的是否？但其實也不盡然，因為

¹⁵ 明·楊慎，《臨江仙》。出自《二十一史彈詞》

傲慢和偏見總是左右著人們的思維印象。

似乎是包覆著許多疑問與矛盾的一生。他來自波斯帝國是希臘裔的身份，卻住在波斯統治的地區。他內心嚮往的是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奔放的空氣，卻又著迷於東方集體秩序與創造出七大奇蹟的神秘。

他蒼桑卻不朽的身影在提醒我們：在那很久很久以前，分不清在那些氣勢磅礴的文字迷宮裡，我們像亙古原初神話裡的英雄人物包修斯，手中緊握著一圈反覆纏繞的絲線，被困在莎草紙所建構的無窮平行世界裡。在那些關於權力爭奪、神秘的夢占，難以言喻字裡行間，背後究竟是真實抑是虛構？在那些隱藏在無數人心裡的共同渴望，關於永恆不朽與偉大理想的命題，同時被無窮地激發了開來，幻成一頁頁動人的篇章。

希羅多德開啟給後人去領略的世界形相，讓吾人飽嘗的不僅僅是氣勢雄渾的山水，奧義，還有那浩如宇宙的廣闊胸襟。無論眼下看起來有多麼紛亂雜，我們仍然要對和平的空氣充滿期盼和感謝，對於人類的未來，也就是對於我們渺小的個體，生命原形的自身，其實命運從來就是單純如一，至少，對於哲學家、歷史學者和詩人而言，他們從來未曾猶疑過，並且自始至終堅持這信念，數千載而仍不墜。

我遙想起酈道元和徐霞客，還有古往今來更多更多的先行者的背影。思索著讓平凡的一切最終幻化為不朽的奇跡之力。毫無疑問的，他們都是人，是同你我一般圓顱方趾的同源生物，並不是生下來就註定成為風流人物的，使他們最終成為不朽的，是旅人一步步踩在腳下的，其實是旅途風景對於我們自身產生的覺醒和體悟，對於人性的核心，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存在，都要一貫懷抱著無窮的希望，和從來不曾動搖的堅定信心。